



文 白 对 照 全 译

资治通鑑

李鼎祚
校

[宋] 司马光◎著 黄锦鉉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一辑 · 战国 秦 西汉

【貳】

“上下若干年间，安危治乱之机，情伪吉凶之变，大者纲提领挈，细者缕析毫分。心目了然，无适而非吾处事之方。读此书，尤能开涤灵襟，助发神观。”

——朱熹

司马光所著《资治通鉴》，“网罗宏富，体大思精，为前古之所未有。”

——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

“此书直到清代乃至今天，还是一部学历史的人所必读的书。”

——钱穆



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资治通鉴

[宋] 司马光◎著 黄锦铨◎主编 台湾二十七位教授◎合译

第一辑 · 战国 秦 西汉

卷十二 汉高帝八年（前199）～卷二十四 汉宣帝地节二年（前68）

【貳】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目 录

《资治通鉴》译序	1
宋神宗《资治通鉴》序	4
司马光进《资治通鉴》表	6
宋神宗奖谕诏书	9
宋史司马光传	10
执行编译教授简介	19
卷第一 周纪一 周威烈王二十三年~周烈王七年(前 403 ~前 369)	1
卷第二 周纪二 周显王元年~四十八年(前 368 ~前 321)	25
卷第三 周纪三 周慎靓王元年~周赧王十七年(前 320 ~前 298)	52
卷第四 周纪四 周赧王十八年~四十二年(前 297 ~前 273)	74
卷第五 周纪五 周赧王四十三年~五十九年(前 272 ~前 256)	101
卷第六 秦纪一 秦昭襄王五十二年~秦始皇帝十九年(前 255 ~前 228)	127
卷第七 秦纪二 秦始皇帝二十年~秦二世皇帝元年(前 227 ~前 209)	157
卷第八 秦纪二 秦二世皇帝二年~三年(前 208 ~前 207)	186
卷第九 汉纪一 汉高帝元年~二年(前 206 ~前 205)	209
卷第十 汉纪二 汉高帝三年~四年(前 204 ~前 203)	235
卷第十一 汉纪三 汉高帝五年~七年(前 202 ~前 200)	258
卷第十二 汉纪四 汉高帝八年~十二年(前 199 ~前 188)	287
卷第十三 汉纪五 汉高后元年~汉文帝前二年(前 187 ~前 178)	316
卷第十四 汉纪六 汉文帝前三年~前十年(前 177 ~前 170)	342
卷第十五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~汉景帝前二年(前 169 ~前 155)	365
卷第十六 汉纪八 汉景帝前三年~后三年(前 154 ~前 141)	391

卷第十七	汉纪九	汉武帝建元元年~元光元年（前140~前134）	422
卷第十八	汉纪十	汉武帝元光二年~元朔四年（前133~前125）	448
卷第十九	汉纪十一	汉武帝元朔五年~元狩四年（前124~前119）	476
卷第二十	汉纪十二	汉武帝元狩五年~元封元年（前118~前110）	504
卷第二十一	汉纪十三	汉武帝元封二年~天汉二年（前109~前99）	529
卷第二十二	汉纪十四	汉武帝天汉三年~后元二年（前98~前87）	560
卷第二十三	汉纪十五	汉昭帝始元元年~天凤六年（前86~前75）	586
卷第二十四	汉纪十六	汉昭帝元平元年~汉宣帝地节二年（前74~前68）	608
卷第二十五	汉纪十七	汉宣帝地节三年~元康四年（前67~前62）	637
卷第二十六	汉纪十八	汉宣帝神爵元年~三年（前61~前59）	665
卷第二十七	汉纪十九	汉宣帝神爵四年~黄龙元年（前58~前49）	686
卷第二十八	汉纪二十	汉元帝初元元年~永光二年（前48~前42）	709
卷第二十九	汉纪二十一	汉元帝永光三年~竟宁元年（前41~前33）	733
卷第三十	汉纪二十二	汉成帝建始元年~阳朔二年（前32~前23）	761
卷第三十一	汉纪二十三	汉成帝阳朔三年~永始三年（前22~前14）	790
卷第三十二	汉纪二十四	汉成帝永始四年~绥和元年（前13~前8）	818
卷第三十三	汉纪二十五	汉成帝绥和二年~汉哀帝建平元年（前7~前6）	838
卷第三十四	汉纪二十六	汉哀帝建平二年~四年（前5~前3）	859
卷第三十五	汉纪二十七	汉哀帝元寿元年~汉平帝元始二年（前2~2）	879
卷第三十六	汉纪二十八	汉平帝元始三年~王莽始初元年（3~8）	902
卷第三十七	汉纪二十九	王莽始建国元年~天凤元年（9~14）	923
卷第三十八	汉纪三十	王莽天凤二年~地皇三年（15~22）	948

资治通鉴卷第十二

汉纪四

起玄默摄提格（前199）

尽昭阳赤奋若（前188）

共12年

太祖高皇帝（下）

八年（壬寅，前199）

1. 冬，皇上在东垣攻击韩王信剩下的叛军，经过柏人。贯高等人把人藏置在厕所侧壁中，想找机会袭击皇上。皇上本想在柏人过夜，内心若有所感，就问说：“这县的地名是什么？”回答说：“柏人。”皇上说：“柏人就是被人所迫的意思。”就不敢过夜而离开了。十二月，高帝从东垣回到长安。

2. 春，三月，高帝前往洛阳。

3. 命令商人不可以穿着锦、绣、绮（丝素织有纹彩者）、縠（绉纱）、绋（精细的葛布）、纰（细麻布）、罽（毛布）等所裁制的华丽衣服，也不可握持兵器、乘车、骑马。

4. 秋，九月，从洛阳回长安，淮南王、梁王、赵王、楚王都跟随着皇上。

5. 匈奴冒顿好几次侵扰汉北面边境。皇上很担忧，问刘敬怎么办，刘敬说：“天下刚刚安定下来，士卒对战争已经疲倦，所以不能用武力屈服匈奴。冒顿杀死父亲，自己取代

八年（壬寅，前199）

1. 冬，上击韩王信余寇于东垣，过柏人。贯高等壁人于厕中，欲以要上。上欲宿，心动，问曰：“县名为何？”曰：“柏人。”上曰：“柏人者，迫于人也。”遂不宿而去。十二月，帝行自东垣至。

2. 春，三月，行如洛阳。

3. 令贾人毋得衣锦、绣、绮、縠、绋、罽，操兵、乘、骑马。

4. 秋，九月，行自洛阳至；淮南王、梁王、赵王、楚王皆从。

5. 匈奴冒顿数苦北边。上患之，问刘敬，刘敬曰：“天下初定，士卒罢于兵，未可以武服也。冒顿杀父代立，妻群母，以力为威，未可以仁义说也。独可以计久远，子孙为臣



立为单于，霸占父亲在世时的妾妃，用武力威吓人，像这样的人是不能用仁义说服他的。只可以做长远的打算，让他的子孙世代做个汉臣；但恐怕陛下做不到。”皇上说：“怎么做呢？”刘敬回答说：“陛下如果真正能够把皇后生的嫡长公主嫁给单于，再以优厚的礼物送给他，他一定会爱慕嫡长公主，而以嫡长公主为阏氏（后），生下的儿子当然就是太子。陛下把我们汉朝每年剩下而他们缺乏的物质，常常派人慰问并馈赠给他们，然后派出能言善道的人士前往，讽劝教导他礼节的道理。这样做的话，冒顿活着时，固然是陛下的子婿；就是死了，他的儿子也是你的外孙，就继位为单于；陛下难道听说过外孙敢和外祖父行平等的礼仪么！如此就可以不用战争，而使对方慢慢臣服了。如果陛下不能够遣送嫡长公主到匈奴，而命令宗室或者后宫的女人骗称是公主，对方知道后，一定不愿尊宠亲近她，这样做就没什么好处了。”高帝说：“好极了。”就要把嫡长公主嫁过去。吕后日夜都哭泣着说：“我只有太子和一个女儿，为什么要把她弃置到匈奴去呢！”皇上终究还是无法将嫡长公主嫁过去。

九年（癸卯，前198）

1. 冬，皇上找个普通人家的女儿作为嫡长公主，嫁给单于；派刘敬前往缔结和亲的婚约。

◆臣司马光说：建信侯刘敬先说冒顿是个残忍而贼害道德的人，不可能用仁义加以劝说，而又要和他订下婚约，为什么讲的话这样子前后矛盾呢？骨肉之恩情，尊卑的次序，只有仁义道德的人才能够了解；为什么要用骨肉尊卑使冒顿顺服呢？古时候帝王治理夷狄，如果夷狄顺服，就用恩德怀柔他们，如果反叛的话，就用武力使他们震惧屈服，从没有听说过和夷狄结为婚约的。而且冒顿把自己父亲看成禽兽而猎杀，怎么可能事奉汉朝！建信侯刘敬的方法，本

耳；然恐陛下不能为。”上曰：“奈何？”对曰：“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，厚奉遗之，彼必慕，以为阏氏，生子，必为太子。陛下以岁时汉所餘、彼所鲜，数问遗，因使辩士风諭以礼节。冒顿在，固为子婿；死，则外孙为单于；岂尝闻外孙敢与大父抗礼者哉！可无战以渐臣也。若陛下不能遣长公主，而令宗室及后宫诈称公主，彼知，不肯贵近，无益也。”帝曰：“善！”欲遣长公主。吕后日夜泣曰：“妾唯太子、一女，奈何弃之匈奴！”上竟不能遣。

九年（癸卯，前198）

1. 冬，上取家人子名为长公主，以妻单于；使刘敬往结和亲约。

◆臣光曰：“建信侯谓冒顿残贼，不可以仁义说，而欲与为婚姻，何前后之相违也！夫骨肉之恩，尊卑之叙，唯仁义之人为能知之；奈何欲以此服冒顿哉！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，服则怀之以德，叛则震之以威，未闻与为婚姻也。且冒顿视其父如禽兽而猎之，奚有于妇翁！建信侯之术，固已疏矣；况鲁元已为赵

汉高帝八年～九年（前199～前198）

来已经疏阔不切实际了；何况嫡长公主鲁元已是赵王之后，怎么可能再夺取过来呢！◆

2. 刘敬从匈奴回来，对皇上说：“匈奴部族河南的白羊、楼烦王，距离长安近一点只有七百里，轻便的骑兵一天一夜就可到达关中。关中近年因战事而残破不堪，百姓少，土地肥沃富饶，可以增加人口加以充实。诸侯刚起事抗秦时，不是齐国田氏、楚国昭氏、屈氏、景氏等诸王族的号召力量，是不可能发难兴起的。现在陛下虽然建都关中，实际上人口是很少的，而东边却有六国强大的王族；一旦有事故发生，陛下也不可能安卧无忧的。臣请求陛下把六国后代和豪门英杰、著名的家族等迁居到关中；这样一来，平时没有事故时可以防备胡人，如果诸侯有叛变之事发生，也足够率领他们东征。这是增强根本（关中）削弱末端（东方诸侯）的做法啊。”皇上说：“好极了！”十一月，把齐国、楚国的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族和豪杰迁徙到关中，给与他们良田美宅，让他们安居乐业，总共有十几万人。

3. 十二月，皇上前往洛阳。

4. 贯高的仇家知道贯高试谋弑高帝的事，上书密告有关贯高谋反的非常事件。于是皇上就逮捕了赵王和那些反叛的人。赵午等十几人都抢着要自杀；只有贯高愤怒的骂说：“谁叫你们做这种谋逆的事？现在我们赵王实在没有谋反，可是皇上连赵王也一起逮捕了。如果你们诸位都死了，谁能够为赵王辩明他不谋反？”于是贯高就被用密封的囚车运送，和赵王一起到达长安。贯高受审时供称：“只有我们几个人谋反，赵王实在不知道。”狱吏审问贯高，鞭笞几千下，用铁器击刺，一直到体无完肤；但贯高始终没有再说其他的话。吕后好几次向高帝说：“张敖是鲁元公主的丈夫，不应该会做这种事。”皇上生气的说：“如

后，又可夺乎！◆

2. 刘敬从匈奴来，因言：“匈奴河南白羊、楼烦王，去长安近者七百里，轻骑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。秦中新破，少民，地肥饶，可益实。夫诸侯初起时，非齐诸田、楚昭、屈、景莫能兴。今陛下虽都关中，实少民，东有六国之强族；一日有变，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。臣愿陛下徙六国后及豪桀、名家居关中；无事可以备胡，诸侯有变，亦足率以东伐。此强本弱末之术也。”上曰：“善！”十一月，徙齐、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怀氏、田氏五族及豪杰于关中，与利田、宅，凡十馀万口。

3. 十二月，上行如洛阳。

4. 贯高怨家知其谋，上变告之。于是上逮捕赵王及诸反者。赵午等十余人皆争自刭；贯高独怒骂曰：“谁令公为之？今王实无谋，而并捕王。公等皆死，谁白王不反者？”乃辚车胶致，与王诣长安。高对狱曰：“独吾属为之，王实不知。”吏治，榜笞数千，刺剥，身无可击者；终不复言。吕后数言：“张王以公主故，不宜有此。”上怒曰：“使张敖据天下，



果张敖占据了天下，难道他还会希罕你的女儿！”不听吕后的话。

廷尉把贯高的情形和供辞向皇上报告。皇上说：“真是一个壮士！但谁知道他讲的话是真是假？最好私下问他看看。”中大夫泄公说：“贯高是臣的同乡，臣一向就了解他，他在赵国以义自立，不受侮辱，是个很重视诺言的人。”皇上派泄公拿着令节前往，在贯高坐卧的竹床前问他。泄公慰问他所受的痛苦，两人谈得好像平时一样快乐，然后问他说：“张敖到底有没有计划谋反？”贯高说：“按一般人情说，有谁不爱惜自己父母、妻子、儿女呢？现在我家三族都被论罪判处死刑，难道我爱惜赵王超过自己的亲人吗？不是的，只不过是赵王实在没有反叛，只有我们几个人干的。”就把做这件事的本意，和赵王不知道的情形全部述说清楚。泄公听了后，于是就入宫向皇上详细报告了。春，正月，皇上赦免了赵王张敖，废了他的王位，改封为宣平侯，迁徙代王如意，改为赵王。

皇上钦佩贯高的为人，派泄公告诉贯高说：“张敖已经被赦免了。”同时也赦免了贯高。贯高高兴的说：“我们赵王确实被释放了吗？”泄公说：“是的。”又说：“皇上敬重你，所以也赦免了你。”贯高说：“我所以不死，被拷打得体无完肤，是为了辩明赵王不谋反。现在赵王已经被释放，我的责任已了，死也不遗憾了。而且身为臣子，却犯了篡位弑君的罪名，又有何面目再度事奉皇上呢！纵使皇上不杀我，我内心能够不惭愧吗？”说完就仰着头，勒住喉咙自杀而死。

◆荀悦评论说：贯高是计划叛乱谋反、杀死国君的主犯；虽然最后能证明赵王的清白，可是小信抵不过大逆，私德赎不回公罪（为赵王辩明无罪是小信、私德，谋弑高祖是大逆、公罪）。《春秋》的内容是以“居正”（君臣名分端正）最

岂少而女乎！”不听。

廷尉以贯高事辞闻。上曰：“壮士！谁知者？以私问之。”中大夫泄公曰：“臣之邑子，素知之，此固赵国立义不侵，为然诺者也。”上使泄公持节往问之，复与前。泄公与相劳苦，如生平欢，因问：“张王果有计谋不？”高曰：“人情宁不各爱其父母、妻子乎？今吾三族皆以论死，岂爱王过于吾亲哉？顾为王实不反，独吾等为之。”具道本指所以为者、王不知状。于是泄公入，具以报上。春，正月，上赦赵王敖，废为宣平侯，徙代王如意为赵王。

上贤贯高为人，使泄公具告之曰：“张王已出。”因赦贯高。贯高喜曰：“吾王审出乎？”泄公曰：“然。”泄公曰：“上多足下，故赦足下。”贯高曰：“所以不死、一身无余者，白张王不反也。今王已出，吾责已塞，死不恨矣。且人臣有篡弑之名，何面目复事上哉！纵上不杀我，我不愧于心乎！”乃仰绝亢，遂死。

◆荀悦论曰：贯高首为乱谋，杀主之贼；虽能证明其王，小亮不塞大逆，私

汉高帝九年～十年（前198～前197）

重要，所以按他所犯的罪来看，是可以不赦免他的。

臣司马光说：高祖骄傲无礼而失去臣下的拥戴，贯高因狠戾而使他的国君亡国。让贯高有谋反叛逆的借口，是高祖的过错；让张敖导致亡国的，是贯高所犯的罪。◆

5. 皇上下诏令说：“丙寅日（二十八日）以前犯罪，死刑以下的罪犯全部赦免。”

6. 二月，从洛阳回来。

7. 当初赵王被捕上京时，皇上下诏令说：“赵的大臣、宾客当中，有谁敢跟随赵王到长安的，全部诛杀他的家族。”但郎中田叔、孟舒仍然自己剃掉头发，用铁器束紧脖子，打扮成赵王家的奴仆跟随。后来张敖已经被赦免，皇上钦佩田叔、孟舒等的为人，就召见他们，跟他们畅谈，发现汉朝廷大臣中，没有人才能超过他们的。所以皇上全部拜他们为郡守、诸侯的宰相。

8. 夏，六月晦日，乙未日（二十九日），发生日蚀。

9. 再以丞相萧何为相国。

十年（甲辰，前197）

1. 夏，五月，太上皇死在栎阳宫。秋，七月，癸卯日（十三日），把太上皇埋葬在万年。楚王、梁王都来送葬。赦免栎阳县的犯人。

2. 皇上宠爱定陶戚姬，生下赵王如意。皇上认为太子仁慈懦弱，以为如意才像自己；虽然封如意为赵王，却常常留他在长安。皇上到关东，戚姬常常跟随，白天夜晚都在啼哭

行不赎公罪。《春秋》之义大居正，罪无赦可也。

臣光曰：高祖骄以失臣，贯高狠以亡君。使贯高谋逆者，高祖之过也；使张敖亡国者，贯高之罪也。◆

5. 诏：“丙寅前有罪，殊死已下，皆赦之。”

6. 二月，行自洛阳至。

7. 初，上诏：“赵群臣宾客敢从张王者，皆族。”郎中田叔、孟舒皆自髡钳为王家奴以从。及张敖既免，上贤田叔、孟舒等。召见，与语，汉廷臣无能出其右者。上尽拜为郡守、诸侯相。

8. 夏，六月晦，日有食之。

9. 更以丞相何为相国。

十年（甲辰，前197）

1. 夏，五月，太上皇崩于栎阳宫。秋，七月癸卯，葬太上皇于万年。楚王、梁王皆来送葬。赦栎阳囚。

2. 定陶戚姬有宠于上，生赵王如意。上以太子仁弱，谓如意类己；虽封为赵王，常



哀泣，要求皇上立如意为太子。吕后由于年纪较大，常常留守在长安，和皇上更加疏远。皇上要废太子位而另立赵王为太子，大臣们和皇上争辩，都没能让皇上回心转意。御史大夫周昌在朝廷上诤谏得非常激烈，皇上问他理由。周昌患有口吃的毛病，又在盛怒的当头，说：“臣嘴巴不会说话，但是臣必必知道是不可以的！陛下一定要废除太子的话，臣必必不接受诏令！”皇上听得高兴地大笑起来。吕后侧着耳朵在东堂窃听，罢朝之后，吕后接见周昌，为这件事向周昌下跪道谢，说：“不是你力争的话，太子差点就被废了。”

那时赵王如意的年龄是十岁，皇上担心在自己死后不能保全他的生命；符玺御史（官名，掌符玺的御史）赵尧请求皇上替赵王安置一个地位尊贵强而有力，而且是吕后、太子、群臣所尊敬畏惧的人物为相国。皇上说：“哪一个人合适呢？”赵尧说：“御史大夫周昌这个人很适合。”皇上就任命周昌为赵王宰相，而以赵尧代替周昌为御史大夫。

3. 起初，皇上任命阳夏侯陈豨为代的相国，监管赵、代等地边境的军队；陈豨拜访淮阴侯向他辞别。淮阴侯拉着他的手，屏开身边的人，和他单独在庭院散步，淮阴侯韩信仰头望天，感叹的说：“可以和你谈谈心腹之事吗？”陈豨说：“但听将军吩咐！”淮阴侯说：“你所处的地方，是天下精兵的所在地；而你又是陛下所宠幸的大臣。如果有人告你反叛，陛下一定不肯相信；第二次再告，陛下才开始疑虑；第三次再告，陛下一定会愤怒地亲自带兵攻击你。那时我帮你从朝廷中起事，整个天下是可以得到的。”陈豨一向知道韩信的能力，就相信了他的话，说：“诚心接受你的建议！”

陈豨常常羡慕魏无忌（信陵君）的厚养门客，后来他当了代国宰相并监守边境的军队，有一次请假回来，经过赵都，跟随他的宾客有一千多辆车乘，整个邯郸的公家馆舍都

留之长安。上之关东，戚姬常从，日夜啼泣，欲立其子。吕后年长，常留守，益疏。上欲废太子而立赵王，大臣争之，皆莫能得，御史大夫周昌廷争之强，上问其说。昌为人吃，又盛怒，曰：“臣口不能言，然臣期期知其不可！陛下欲废太子，臣期期不奉诏！”上欣然而笑。吕后侧耳于东厢听，既罢，见昌，为跪谢，曰：“微君，太子几废。”

时赵王年十岁，上忧万岁之后不全也；符玺御史赵尧请为赵王置贵强相，及吕后、太子、群臣素所敬惮者。上曰：“谁可者？”尧曰：“御史大夫昌，其人也。”上乃以昌相赵，而以尧代昌为御史大夫。

3. 初，上以阳夏侯陈豨为相国，监赵、代边兵；豨过辞淮阴侯。淮阴侯挈其手，辟左右，与之步于庭，仰天叹曰：“子可与言乎？”豨曰：“唯将军令之！”淮阴侯曰：“公之所居，天下精兵处也；而公，陛下之信幸臣也。人言公之畔，陛下必不信；再至，陛下乃疑矣；三至，必怒而自将。吾为公从中起，天下可图也。”陈豨素知其能也，信之，曰：“谨奉教！”

豨常慕魏无忌之养士，及为相守边，告归，过赵，宾客随之千馀乘，邯郸官舍皆满。

住满了。赵国宰相周昌要求入宫见皇上，把陈豨宾客盛多的情形告诉皇上，并且说陈豨拥重兵在外有好几年，恐怕会有反叛的事发生。皇上听了，就派人再三调查陈豨客居代地时种种不法的事，有很多都牵连到陈豨。陈豨知道后很害怕；韩王信就利用机会派王黄、曼丘臣等人游说他，引诱他反叛汉朝。

太上皇死时，皇上派人召见陈豨，陈豨借口生病不到；九月，就和王黄等人反叛了，自己封为代王，掠夺了赵、代等地。皇上亲自带兵向东进攻。到了邯郸，高兴的说：“陈豨不据守邯郸以漳水为险阻，我知道他实在没有能力有大作为的！”

周昌上奏皇上说：“常山郡有二十五城，亡失了二十城；请把那些郡守、都尉都杀掉了。”皇上说：“那些郡守、都尉有没有反叛？”周昌说：“没有。”皇上说：“他们是力量不够才丧失都城的，并没有什么罪。”

皇上命令周昌在赵地选拔可以派任将领的壮士，周昌选了四人报告皇上。皇上召见后，就辱骂说：“这几个小子能够带兵吗？”四人感到惭愧，都跪伏在地；皇上封他们每人各千户，任命他们为将领。左右近臣劝皇上说：“追随皇上进入蜀、汉，讨伐楚国的功臣，还没有全部封赏；现在封这四个人，到底他们有什么功劳呢？”皇上说：“这道理就不是你们所能知道了。陈豨谋反，赵、代两地都为他所有。我以羽檄（军队里的命令叫做檄，羽檄表示紧急的命令）传令征召天下的兵马，到现在还没有到达，现在只有邯郸地方的军队可用罢了；我为什么要吝惜这四千户，而不用来安慰赵国的子弟呢！”左右近臣都说：“好主意！”

皇上又听说陈豨将领以前都是生意人；就说：“我知道要怎样对付他了。”就用很多的金子收买陈豨的部将，结果陈豨的部将很多都投降了。

赵相周昌求入见上，具言豨宾客甚盛，擅兵于外数岁，恐有变。上令人覆案豨客居代者诸不法事，多连引豨。豨恐；韩王信因使王黄、曼丘臣等说诱之。

太上皇崩，上使人召豨，豨称病不至；九月，遂与王黄等反，自立为代王，劫略赵、代。上自东击之。至邯郸，喜曰：“豨不据邯郸而阻漳水，吾知其无能为矣！”

周昌奏：“常山二十五城，亡其二十城；请诛守、尉。”上曰：“守、尉反乎？”对曰：“不。”上曰：“是力不足，亡罪。”

上令周昌选赵壮士可令将者，白见四人。上嫚骂曰：“竖子能为将乎？”四人惭，皆伏地；上封各千户，以为将。左右谏曰：“从入蜀、汉，伐楚，赏未遍行；今封此，何功？”上曰：“非汝所知。陈豨反，赵、代地皆豨有。吾以羽檄征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今计唯独邯郸中兵耳；吾何爱四千户，不以慰赵子弟！”皆曰：“善！”

又闻豨将皆故贾人；上曰：“吾知所以与之矣。”乃多以金购豨将，豨将多降。



十一年(乙巳,前196)

1. 冬,皇上在邯郸。陈豨部将侯敞率领一万多人往来巡视,王黄率领一千多骑兵驻扎曲逆,张春带领士卒一万多人渡过河攻打聊城;汉的将军郭蒙和齐的将领一起攻击,把张春等打败。太尉周勃从太原进入,平定了代地,到达马邑,进攻不下,等到攻下后残杀不少军民。赵利守着东垣,高帝攻下了东垣,更改名称为真定。高帝用千金悬赏要取得王黄、曼丘臣的生命,结果其部下把两人生擒活捉了,献给高帝。于是陈豨的军队就失败了。

淮阴侯韩信推说生病,没有跟随高帝攻击陈豨,暗中派人到陈豨处所,和陈豨互通计谋。韩信计划和家臣一起在夜晚做个假诏令,以赦放那些犯罪的劳役犯、没入官府의 奴隶等,想发难偷袭吕后、太子;部署已经好了,只等待陈豨的消息。韩信有个舍人(门客之流)得罪了韩信,韩信把他关在监狱里,准备把他杀掉。春,正月,舍人弟弟上书说有非常事故,向吕后密告韩信要谋反的情形。吕后要召见韩信,怕他可能不来;所以就与相国萧何计划,骗称有人从皇上作战的地方回来,说陈豨已被俘虏,而且死了,列侯和群臣都入宫道贺。相国萧何骗韩信说:“您虽然生病,这么大的好消息也应该勉强进去道贺。”韩信一入宫,吕后命令武士把韩信捆绑了,就在长乐宫悬钟的房间把韩信杀了。韩信刚要被斩时,说:“我懊悔不采纳蒯彻的计谋,今天居然被妇人小子所骗,这不是天意吗!”吕后于是杀了韩信的三族(父、母、妻三族)。

◆臣司马光说:一般人可能认为韩信是最早提出统一天下的伟大策略的人,他和高祖一起在汉中起事,平定了三秦后,就和高祖分兵攻向北方,擒了魏王,夺取代地,打败赵王,威胁燕国,向东攻打齐而占有齐地,往南又在垓下消灭楚

十一年(乙巳,前196)

1. 冬,上在邯郸。陈豨将侯敞将万余人游行,王黄将骑千馀军曲逆,张春将卒万余人渡河攻聊城;汉将军郭蒙与齐将击,大破之。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,至马邑,不下,攻残之。赵利守东垣,帝攻拔之,更命曰真定。帝购王黄、曼丘臣以千金,其麾下皆生致之。于是陈豨军遂败。

淮阴侯信称病,不从击豨,阴使人至豨所,与通谋。信谋与家臣夜诈诏赦诸官徒、奴,欲发以袭吕后、太子;部署已定,待豨报。其舍人得罪于信,信囚,欲杀之。春,正月,舍人弟上变,告信欲反状于吕后。吕后欲召,恐其傥不就;乃与萧相国谋,诈令人从上所来,言豨已得,死,列侯、群臣皆贺。相国给信曰:“虽疾,强入贺。”信入,吕后使武士缚信,斩之长乐钟室。信方斩,曰:“吾悔不用蒯彻之计,乃为儿女子所诈,岂非天哉!”遂夷信三族。

◆臣光曰:世或以韩信首建大策,与高祖起汉中,定三秦,遂分兵以北,禽魏,取代,仆赵,胁燕,东击齐而有之,南灭楚垓下,汉之所以得天下者,大

王，汉所以能得到天下，大抵说来都是韩信的功劳。看他拒绝蒯彻的游说，在陈迎接高祖，怎么会有反叛的心呢！实在是因为他失掉了王爵内心不快，才做出背叛谋反的行为。以卢绾不过是高祖的邻居这种故旧恩情，还能够被封为燕王，韩信却只能以列侯的身份按时晋见国君；难道不是高祖也有亏待韩信的地方吗？臣认为高祖用欺诈诡谋在陈把韩信捉到京师，谈到亏待不能说没有；虽然，韩信也有些过错导致这种下场的。当初汉和楚在荥阳相对抗时，韩信正好消灭齐，他并不回报高祖，反而自立为假王；后来汉追逐楚一直到固陵，跟韩信约好时间一起攻打楚国，到时韩信却失约不到；在那个时候，高祖本来就有夺取韩信的心理了，不过是力量不够不敢动手罢了。等到天下已经平定，韩信还有什么可依赖的呢！利用别人窘迫的时候以求取大利，这是商贾小人的用心；酬劳对方的功劳，报答对方的恩德，这是士人君子才有的心理。韩信却要以商贾小人的心志图利自己，而以士人君子的心理希望别人报答他，这不是太难了吧！所以司马迁评论说：“假使韩信能够学得圣人之道而知道谦虚礼让，不夸耀自己的功劳，不骄傲自己的才能，那就近乎大贤了！对汉朝的功勋，可以和周公、召公、太公这类人相比，后代子孙也可以世代代享受祭祀！不知道应该这样做，却在天下已经都归附汉之后，才计划反叛；以至于被杀死，灭亡了自己宗族，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！”◆

2. 将军柴武在参合把韩王信斩杀了。

3. 皇上回到洛阳，听说淮阴侯死了，心里既高兴又怜悯；问吕后说：“韩信死的时候说了什么话？”吕后说：“韩信说悔恨不用蒯彻的计谋。”皇上说：“那是齐国的辩士蒯彻

抵皆信之功也。观其距蒯彻之说，迎高祖于陈，岂有反心哉！良由失职怏怏，遂陷悖逆。夫以卢绾里旧恩，犹南面王燕，信乃以列侯奉朝请；岂非高祖亦有负于信哉？臣以为高祖用诈谋禽信于陈，言负则有之；虽然，信亦有以取之也。始，汉与楚相距荥阳，信灭齐，不还报而自王；其后汉追楚至固陵，与信期共攻楚而信不至；当是之时，高祖固有取信之心矣，顾力不能耳。及天下已定，信复何恃哉！夫乘时以徼利者，市井之志也；酬功而报德者，士君子之心也。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，而以士君子之心望于人，不亦难哉！是故太史公论之曰：“假令韩信学道谦让，不伐己功，不矜其能，则庶几哉！于汉家勋，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徒，后世血食矣！不务出此，而天下已集，乃谋畔逆；夷灭宗族，不亦宜乎！”◆

2. 将军柴武斩韩王信于参合。

3. 上还洛阳，闻淮阴侯之死，且喜且怜之；问吕后曰：“信死亦何言？”吕后曰：“信言恨不用蒯彻计。”上曰：“是齐辩士蒯彻也。”乃诏齐捕蒯彻。蒯彻至，上曰：“若教



了。”于是下令齐国捕捉蒯彻。蒯彻到了京师，皇上问他说：“是你教淮阴侯反叛的吗？”回答说：“是的，就是臣教他的。可是这小子不用臣的计策，所以才使自己在这里被杀了；如果他用臣的计谋，陛下怎么可能杀得了他！”皇上生气的说：“把他烹杀了！”蒯彻说：“唉！把我烹杀太冤枉了吧！”皇上说：“你教韩信谋反，杀了你有什么冤枉？”蒯彻回答说：“秦失掉了帝位，天下人共同追逐想要获得，才能高、脚程快的人先得到。盗跖的狗对着尧大叫；尧并不是不仁，狗的大叫是因为尧不是他的主人。在那个时代，臣只知道有韩信这么一个人，并不知道还有陛下。而且天下拿着磨锐的精良武器，想要做出像陛下所做的统一大业的人多得很（意为每人都想当皇帝），只不过能力不够罢了，陛下怎么可能把这些人全部烹杀了呢？”皇上听他说得有理，就说：“把他放了吧！”

4. 封儿子刘恒为代王，建都在晋阳。

5. 大赦天下犯人。

6. 皇上攻击陈豨的时候，向梁国征调军队；梁王彭越借口生病，只派部将率兵到邯郸。皇上很生气，派人责备他。梁王害怕了，要亲自前往谢罪。他的部将扈辄却说：“王起先不去，被责备才去，这一去是会被捉的；不如就发兵反叛。”梁王不接受。正好梁的太仆得罪了梁王，逃亡到汉，上告梁王和扈辄计划反叛。于是皇上派人要乘梁王不备时捕捉梁王，梁王没有发觉，就被拘留到洛阳。有司审问他的案情，认为：“谋反的形迹已经具备，请按法律所规定的论罪。”皇上赦免他，废为庶人，传令把他安置在蜀的青衣县。梁王向西走到郑，遇到吕后从长安来。彭王向着吕后哭泣流涕，自己说他没有犯罪，愿住到自己故乡昌邑。吕后应允他的要求，和他一起向东来。到了洛阳，吕后告诉皇上说：“彭王是个壮士，现在把他迁徙到蜀，这是替自己留下祸患；不如就把他杀了。我现在小心地和他一起

淮阴侯反乎？”对曰：“然，臣固教之。竖子不用臣之策，故令自夷于此；如用臣之计，陛下安得而夷之乎！”上怒曰：“烹之！”彻曰：“嗟乎！冤哉烹也！”上曰：“君教韩信反，何冤？”对曰：“秦失其鹿，天下共逐之，高材疾足者先得焉。跖之狗吠尧；尧非不仁，狗固吠非其主。当是时，臣唯独知韩信，非知陛下也。且天下锐精持锋欲为陛下所为者甚众，顾力不能耳，又可尽烹之邪？”上曰：“置之。”

4. 立子恒为代王，都晋阳。

5. 大赦天下。

6. 上之击陈豨也，征兵于梁；梁王称病，使将兵诣邯郸。上怒，使人让之。梁王恐，欲自往谢。其将扈辄曰：“王始不往，见让而往，往则为禽矣；不如遂发兵反。”梁王不听。梁太仆得罪，亡走汉，告梁王与扈辄谋反。于是上使使掩梁王，梁王不觉，遂囚之洛阳。有司治：“反形已具，请论如法。”上赦以为庶人，传处蜀青衣。西至郑，逢吕后从长安来。彭王为吕后泣涕，自言无罪，愿处故昌邑。吕后许诺，与俱东。至洛阳，吕后白

汉高帝十一年（前196）

到洛阳，就是为这缘故。”于是吕后就命令彭越的舍人诬告彭越再度谋反。廷尉王恬开奏请皇上把彭越的宗族都杀了，皇上应允了他的奏报请求。三月，把彭越的三族都杀了。斩彭越的头挂在洛阳城示众，并且下诏令说：“有谁收拾看顾彭越尸首的，就抓起来。”

梁的大夫栾布奉梁王命出使齐，回来时，在彭越首级下奏报出使经过，祭祀彭越，痛哭失声。官吏把栾布捉了向皇上报告。皇上召见栾布，栾布大骂，皇上要烹杀他。正捉住他要把他投入沸水中，栾布回视皇上说：“希望能讲一些话再死。”皇上说：“有什么话说？”栾布说：“当皇上被困在彭城，在荥阳、成皋之间被打败时，项王所以不能西进，是因为彭王在梁地，和汉南北联合以困扰楚的缘故。在那个时候，彭越一回顾之间，和楚结好，汉就会破败灭亡，和汉结好，楚就会破败灭亡。而且垓下那次会战，不是彭王的话，项氏是不会灭亡的。天下已经平定之后，彭王持着剖开的符节接受册封，也希望能够传到世世代代的子孙。现在陛下向梁国征调一次军队，彭王生病不亲率军队前往。陛下就怀疑他要造反；反叛的形迹没有具备，就以细小的过失论罪，而诛杀毁灭宗族。臣心想所有的功臣都要人人自危了。现在彭越已经死了，臣虽活着不如死掉，就把臣烹杀了吧！”于是皇上就开释栾布的罪，授他为都尉。

7. 丙午日（三月无此日），封儿子刘恢为梁王。丙寅日（十一日），封儿子刘友为淮阳王。灭削东郡，增加梁王土地；灭削颍川郡，以增加淮阳王土地。

8. 夏，四月，从洛阳回来。

9. 五月，下令封秦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，派陆贾到赵佗住所授给他符玺印绶，和封

上曰：“彭王壮士，今徙之蜀，此自遗患；不如遂诛之。妾谨与俱来。”于是吕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复谋反。廷尉王恬开奏请族之，上可其奏。三月，夷越三族。梟越首洛阳，下诏：“有收视者，辄捕之。”

梁大夫栾布使于齐，还，奏事越头下，祠而哭之。吏捕以闻。上召布，骂，欲烹之。方提趋汤，布顾曰：“愿一言而死。”上曰：“何言？”布曰：“方上之困于彭城，败荥阳、成皋间，项王所以遂不能西者，徒以彭王居梁地，与汉合从苦楚也。当是之时，王一顾，与楚则汉破，与汉则楚破。且垓下之会，微彭王，项氏不亡。天下已定，彭王剖符受封，亦欲传之万世。今陛下一征兵于梁，彭王病不行。而陛下疑以为反；反形未具，以苛小案诛灭之。臣恐功臣人人自危也。今彭王已死，臣生不如死，请就烹！”于是上乃释布罪，拜为都尉。

7. 丙午，立皇子恢为梁王；丙寅，立皇子友为淮阳王。罢东郡，颇益梁；罢颍川郡，颇益淮阳。

8. 夏，四月，行自洛阳至。

9. 五月，诏立秦南海尉赵佗为南粤王，使陆贾即授玺绶，与剖符通使，使和集百越，



诸侯王一样，跟他剖分符节以为凭信，并且互通使者，让他能够团结和顺百越各民族，不要成为南方边境的祸患。

当年，秦二世的时候，南海尉任嚣病得快死时，召见龙川令赵佗，对他说：“秦暴虐无道，使天下人痛苦。听说陈胜等人发动叛乱，天下不知什么时候才能安定。我们南海地处偏僻遥远，我担心乱兵侵占土地到我们这里，所以想动用军队把秦所新修的通道断绝，以作防备，静待诸侯的变乱；可惜我恰好病得这么重了。而且番禺后有山寨的险阻，前有南海的阻挡，从东到西有几千里那么大，又有很多中原人辅助；这地方可以成为一州的主人，也可以建立国家。郡里那些官吏，没有人够格和我一起商量的，所以我召见你告诉你这些道理。”就颁授任命的文书给赵佗，要他执行南海尉的职务。任嚣死后，赵佗就传送檄文给横浦、阳山、湟溪关的官吏说：“乱兵快到了，赶快把通道断绝，聚集军队防守！”就稍稍地利用了法令，把秦所设置的官吏杀了，用自己的党羽暂代职务。秦破败灭亡之后，赵佗就攻打和兼并了桂林、象郡，自己封为南越武王。

陆贾到了南越，尉佗（即南海尉赵佗的简称）头上结了椎形的发髻，像簸箕一样蹲坐着接见陆贾。陆贾劝尉佗说：“先生本来也是中原人，亲戚、兄弟和祖先的坟墓都在真定。现在你却违反了天性，抛弃头冠衣带的礼节，想要以小小的越国和天子相对抗，成为敌国，只怕灾祸要临到你自己本身了！而且从秦朝政治腐败以后，诸侯、豪杰同时兴起，只有汉王先进入关中，占据了咸阳。但项羽却背叛了盟约，自己封为西楚霸王，诸侯都归属了他，可以说是诸侯中最强大的了。可是汉王在巴、蜀兴起，驱策天下诸侯，终于把项羽诛灭了；就在五年之内，四海之内都被平定。这种情形不是人力可以做到的，而是上天助汉王立国的。天子听说君王统辖南越，不帮助天下诸侯诛杀残暴的强秦，因此朝廷的将相都

无为南边患害。

初，秦二世时，南海尉任嚣病且死。召龙川令赵佗，语曰：“秦为无道，天下苦之。闻陈胜等作乱，天下未知所安。南海僻远，吾恐盗兵侵地至此，欲兴兵绝新道自备，待诸侯变；会病甚。且番禺负山险，阻南海，东西数千里，颇有中国人相辅；此亦一州之主也。可以立国。郡中长吏，无足与言者，故召公告之。”即被佗书，行南海尉事。嚣死，佗即移檄告横浦、阳山、湟溪关曰：“盗兵且至，急绝道，聚兵自守！”因稍以法诛秦所置长吏，以其党为假守。秦已破灭，佗即击并桂林、象郡，自立为南越武王。

陆生至，尉佗魑结、箕踞见陆生。陆生说佗曰：“足下中国人，亲戚、昆弟、坟墓在真定。今足下反天性，弃冠带，欲以区区之越与天子抗衡为敌国，祸且及身矣！且夫秦失其政，诸侯、豪杰并起，唯汉王先入关，据咸阳。项羽倍约，自立为西楚霸王，诸侯皆属，可谓至强。然汉王起巴蜀，鞭笞天下，遂诛项羽，灭之；五年之间，海内平定，此非人力，天之所建也。天子闻君王王南越，不助天下诛暴逆，将相欲移兵而诛王。天子怜百姓新劳